



中秋的感悟

張頤武

又是中秋。這幾天，節日的氛圍已經濃得化不開了：商場裏月餅禮盒碼得層層疊疊，節慶的活動各地都在舉行，朋友圈裏有人晒出兒時的兔兒爺，也有人預訂了中秋夜的賞月直播。中秋，是中國傳統節日裏最特殊的一個。它沒有春節的喧囂，卻有春節所不及的詩意；沒有清明的肅穆，卻有清明所不及的溫暖。中國人對月亮，有一種強烈的情感，中秋正是這種情感的年度匯聚。賞月、拜月、吃月餅、飲桂花酒、觀錢塘潮，這些民俗綿延千年，從未斷絕。嫦娥奔月、吳剛伐桂、玉兔搗藥，這些傳說給月亮賦予了人格與故事，讓它成為可以寄託心事的地方。「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千百年來，這些詩句被一代代中國人反覆吟誦，早已不只是文學，而成了一種普遍的情感結構：無論身在何方，只要抬頭望見同一輪明月，天涯便如同咫尺，離別便有了安慰。前兩天，我參加了北京市西城區陶然亭街道舉辦的「江亭雅集」活動，這就是在中秋期間舉辦的文化活動，讓北京的名勝陶然亭附近的人們和外地遊客能夠感受到北京秋日的詩意。這樣的活動在各地都有舉辦。

中秋的民俗，遠不止賞月吃餅。舊時人家要在庭院裏設案拜月，供上月餅、西瓜、毛豆與清茶；江南有「走月亮」之俗，鄰里結伴夜遊，一路踏着月色；南方沿海則風行觀潮，錢塘江口的大潮，以中秋前後最為壯觀。至於兔兒爺，本是拜月供品，後來竟成了孩童們喜愛的玩具。這些習俗看似瑣碎，卻透出中國人對

生活樸素而鄭重的熱愛。人們不把節日當成負擔，而是當成把日子過出滋味來的機會。月餅至宋代已蔚然成風，明清時更成為中秋的標誌，南北風味各異，寄託的卻是同一種圓滿的祝願。

中秋民俗的核心，是「團圓」。這種對圓滿的執著追求，構成了中國節日文化的深層密碼。也正因如此，中秋從來不是日曆上一個孤立的符號，而是中國人安頓親情、安放鄉愁、確認自身歸屬的日常儀式。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年來公眾對傳統節日的態度所發生的深刻變化。曾幾何時，在現代化的急流中，傳統節日一度顯得「舊」了、「淡」了。而今天，情形已經完全不同。春節自不必說，清明、端午、中秋也都恢復了熱鬧的氣象。中秋期間，各地燈會流光溢彩，漢服少年在月下穿行，博物館的文創月餅被搶購一空，中秋晚會成為全家守候的節目，海外華人隔著時差同步賞月。節日，重新「活」了過來，而且活得比過去更有聲有色。

這種復興，絕非偶然。從根本上說，它是中國社會從「民富」走向「民樂」的必然結果。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中國人解決了溫飽，物質生活日益豐裕，但這並不是終點。物質的提升當然還在過程中，社會的進步還在繼續，但基本需求的滿足和物質生活的進步人們都感受得到，於是，「樂」的問題就凸顯出來：生活的意義在哪裏？情感如何安頓？精神世界如何充實？傳統節日，恰恰是中國人

回答這些問題最現成、最自然的資源。中秋的月餅，不再是為了果腹，而是為了分享；賞月，不再只是消遣，而是一種精神的休憩。物質的豐裕讓節日的「儀式感」有了從容展開的空間，而儀式感的回歸，又讓節日重新成為生活的高光時刻。從「民富」到「民樂」，這是一個社會從「過日子」到「會生活」的轉型，而傳統節日的復興，正是這一轉型生動的註腳。民富是基礎，民樂是昇華。有了物質的殷實，人們自然會追問：日子越過越好，究竟是為了什麼？為了親人相聚時的那一笑，為了月下獨酌時的那一份寧靜。這正是「民樂」的題中應有之義。

同時，這也是文化認同的成果。過去幾十年，中國深度捲入全球化，與世界的交往前所未有的頻繁。在與外部文化的對照中，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被反覆提出：我們是誰？我們的文化是什麼？文化認同的自覺，正是在這樣的對照中生長起來的。人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傳統節日不是「落後的遺產」，而是我們文化身份的根基。過中秋，不只是過一個節，而是在確認一種共同的文化記憶，重申一種共同的情感紐帶。如今，中秋也已不只是中國人的節日：海外的唐人街張燈結綵，不少外國朋友也學著賞月、吃月餅。一個民族越是自信，就越願意把自己的節日講給世界聽，而世界也正是在這樣的分享中，懂了中國人對團圓與天人和合的樸素信仰。

有人擔心，傳統節日復興會不會變成「復古」？我以為恰恰相反。

今天傳統節日之所以有生命力，正在於傳統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生動的表現形態。它不再只是博物館裏的展示、古籍中講述的過往，而是與當下的生活水乳交融的活的形態。月餅有了新口味，也有了新創意；漢服與現代審美相遇，成為年輕人的日常穿搭；傳統的拜月儀式被賦予了新的形式；中秋晚會運用最新的視聽技術，讓古老的詩意煥發新的光彩。短視頻裏，年輕人把嫦娥奔月的故事講出了新版本；直播間裏，非遺傳承人演示古老的製燈技藝；學校裏，孩子們捏出屬於自己的兔兒爺。傳統就這樣，在每一個鮮活的當代瞬間被重新點亮。這才是傳統真正的存在方式：它從來不是凝固的，而是在每一代人手裏獲得新的生命。

這樣的傳統融入生活，成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對於社會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它讓抽象的「文化」落到了柴米油鹽、花前月下，讓倫理

親情有節日的支點，讓社會共同體有了溫熱的黏合劑。當團圓成為習慣，當思念有了儀式，當人們在忙碌的現代生活中依然願意停下腳步仰望月亮，這個社會就依然保有它的人文底色。節日還是代際之間的橋樑：老人有了講述的機會，孩子有了記憶的種子，文化的血脈就這樣在一年一度的節日裏靜靜流淌。可以說，傳統節日的復興，是社會發展的人文價值的凸顯。發展的最終目的，不僅僅是各種發展成就，也是人的幸福，是每個人都能在生活裏找到意義、找到歸屬、找到美。而這種幸福也體現在傳統的節日之中。

中秋的月亮又升起來了。它照見的，是千家萬戶的團圓燈火，也是一個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重新認出自己的來路，為未來找到文化的根。中國人正在努力讓自己活得更更有滋味、更有根、更有尊嚴。傳統節日復興的意義，正在於此。



◀九月二十二日，人們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世界綵燈大街」賞燈。 新華社

文學與城



黛西札記
李夢

評論家前輩，細讀屬於這座城市的文學。

「深圳十大佳著」創辦於二〇一四年，是深圳市、區聯合舉辦的常設本土文學圖書評選活動，至今已連續舉辦十三屆。分為非虛構類及小說與詩歌類兩大類別，雙年交替，為這座以速度和效率著稱的城市，慢寫一個詩意的文學註腳。

每年參評作品均有六七十部之多，這樣的體量之於任何一座城市，哪怕是有深厚文學積累的城市，也是不易。翻看這些作品，最觸動我的是創作群體的多元：一眾寫作者中，有工程師、律師和老師，有記者和編輯，還有尚在求學的「九五後」甚至「〇〇後」。他們來自不同的故鄉，講著不同的方言，過著不一樣的日子，卻同樣地，都把深圳當成了家。作品選題的多元，創作者身份的多元，共同指向了一座城市的開放和包容。

城市是文學的靈感之源。從倫敦的霧、台北的雨，到北京的胡同和上海的梧桐樹影，城市是書中人的棲息之所，是

主角配角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熱鬧舞台。工業革命催生了狄更斯的《雙城記》，二戰後的紐約塑造了「垮掉的一代」，香港的霓虹映照張愛玲式的曖昧與疏離，博爾赫斯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則是無數的圖書館、暮夜中的街和一場場關於鏡子與迷宮的幻夢。文學同樣模型城市的性格。我們因《查令十字街84號》而走訪倫敦二手書街，因李白那些飄飄欲仙的詩歌而在長安街頭流連，因王安憶的《長恨歌》細聽上海巷弄的流言，也從老舍的《駱駝祥子》和《茶館》中一次次地重溫北京四季的風物與人情。

再看這些書寫深圳的作品，儘管風格各異，文學性也各有高低，卻有共通的一點：書中的每個人，都在這座城市努力地生活；而這座城市，也同樣努力地為這些來自天南海北的人們，提供棲居、流動、書寫與想像的空間。這裏，坦然地容納一眾外來者的抒懷與表達，這座城市的氣質，也便成了字裏行間的氣息與底色。城市與文學，始終是互相凝視、互為應和。

一座城市的美與獨特，不只在摩天高廈和便捷交通，不只在濕地公園和山河湖海，同樣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人們一天天的尋常日子裏，在這些未必暢銷卻足夠真誠的書寫之間。



英倫漫話
江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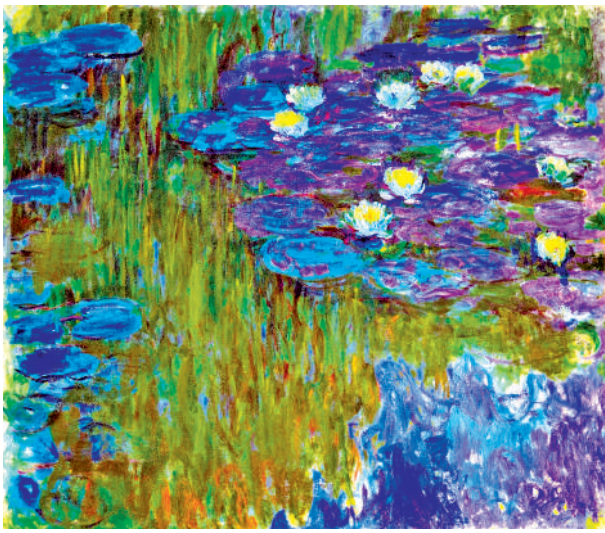
以描繪鮮花盛開的草地和塞納河畔陽光見長的莫內，一直希望他的作品能夠起到撫慰人心的作用，為此他生前創作了超過六十幅以睡蓮為主題的繪畫作品，旨在為壓力重重的觀者提供「一處靜寂冥想的寢所」，從而平復他們的心情。他的願望在一九二七年得以實現，其中八幅長達十四英尺的睡蓮作品於巴黎橘園美術館安裝，以沉浸式橢圓展陳呈現，讓觀展者宛若被環抱在無盡水景之中，使人平靜和沉思，法國畫家安德烈·馬森盛讚這是「印象派的西斯汀教堂」。

然而，莫內被倫敦蘇富比的印象派專家菲利普·胡克稱為「偉大的抗憂鬱劑」，這本身就意味著諷刺。因為他創作這些畫作時，往往不是平靜的冥想，畫中的色彩和格調掩蓋了他所承受的精神壓力和艱辛的體力勞動。莫內在一八九七年接受採訪時說道，「很多人認為我畫畫很輕鬆，但做藝術家並不容易。我作畫時常常感到飽受辛苦。」

莫內的痛苦經歷被許多朋友詳盡地記錄了下來，他們親眼目睹了他在畫架前拚命創作的情景。一位藝術評論家形容他作畫時「時而熱情高漲，時而怒不可遏」。事實上，他似乎承受的痛苦遠多於欣喜若狂的時刻。每當創作不順，他便會陷入憤怒或沮喪，常常把自己關在臥室裏，或者住進附近的酒店，以免讓飽受折磨的家人再受他所謂的「情緒波動」的折磨。他的挫敗感最終演變成對畫布的暴力行為：他

用刀劃破畫布，用腳踢穿畫布，有時會將它們投入篝火中焚燒。一八九五年他訪問挪威期間，在雪地裏憤怒地蹂躪畫布的場景令人震驚不已，證明了他會對那些未能達到自己預期的畫布毫不留情地施以鞭撻。

令他感到如此惱火的一點是，他有堅持在戶外作畫的習慣，而且常常是在氣候惡劣的地區，這給他創作增加了難度。「昨天我感覺自己快要瘋了。」他在一八九六年春天於狂風肆虐的諾曼第海岸作畫期間寫道，「風把我的畫布都吹走了，我放下調色板去撿，結果調色板也被吹走了。我氣得差點把所有東西都扔掉。」有一次，他真的在盛怒之下把顏料盒扔進了海裏。事後，他不得不發電報給巴黎，請求補發一個。此外，他喜歡挑戰在畫布上捕捉光影的瞬息萬變、雲朵的飄渺幻影、漣漪和倒影，以及無形但無所不在的大氣薄霧，但大自然卻嘲弄著他的努力，光線每七分鐘就會變化一次，迫使他必須迅速工作，在顏料揮發之前將這絢麗的景象凝固在畫布上。「我正在追逐一個夢想。」他曾坦率地承認，「我想要的是不可能的事。」



在繪畫睡蓮時尤為如此，一九〇二年莫內將池塘的規模擴大到最終形態後不久，便開始認真創作，他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坐在这片被朋友稱為「發光深淵」的池水前，凝視著波光粼粼的池面，試圖捕捉光與色的瞬息萬變。但進展並不順利，比如一場暴風雨嚴重損毀了他的花園，這讓他倍感沮喪，而附近道路揚起的灰塵落在他的睡蓮上，也迫使他的園丁們每天都要清理，他最終出資將那條揚塵的道路鋪上瀝青，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情況並沒有好轉。據莫內的妻子回憶，沮喪的他每天都在畫布上扎洞，至少毀了三十幅畫作。不久之後，他開始出現眩暈和視力模糊的症狀。莫內在他最崇拜的大師塞尚的藏品面前作畫時，曾這樣自我責備，「他就像一位巨人，我感覺自己像個侏儒站在他腳下。」

莫內最親密的朋友之一、政治家喬治·克列孟梭認為，莫內這些痛苦的咆哮正是他成功的秘訣，他的暴怒是其作品品質的保證，其幾乎所有最優秀的作品都是在最憤怒的咆哮和最深的自我懷疑中創作出來的。他曾寫信鼓勵莫內道，「你最快樂的時候莫過於怒火中燒的時候」[每隔五分鐘就讓自己怒火中燒吧]，因為快樂的畫家，往往是平庸的。

事實上，莫內對自己格外挑剔，他經常收到藝術家朋友的來信稱讚他的作品，但在別人眼中是天才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有缺陷，評論家的吹捧在他看來不過是「白痴和勢利眼」之言，是「公眾的愚蠢」。他晚年又創作了幾幅睡蓮作品，曾囑咐克列孟梭說，等自己死了就可以出售或展出，因為「我可以忍受它們的瑕疵了。」

◀莫內《綻放的睡蓮》。

資料圖片

露營與露宿



客居人語
姚船

加拿大民眾似乎對夏秋的節季轉換有一個共識，不必看日曆，九月第一個星期一的勞工節公眾假期，即夏季結束，轉眼踏入秋天。在大多倫多，每年一次約兩周左右的「加拿大國家展覽會」（簡稱CNE）也在這一天落幕。這是老少咸宜的嘉年華，吃喝玩樂讓人盡情自我釋放，然後，依依不捨，向熱情的夏天揮手說拜拜。

夏天之所以迷人，對於一年之中有一半時間處於寒冷氣候的加拿大人來說，夏日的暖陽是天之所賜，難得的好時光。所以，一到夏季，人們都會走出家門，旅行遠足，到沙灘、到郊野，去親近大自然，讓和煦的陽光曬進心境，讓久被壓抑的心靈飛飛。

在眾多戶外活動中，露營，是不少人的愛好，尤其是有小朋友的家庭，更加热衷這項與天地的浪漫。

加拿大露營地一般設在省立或國家公園內，易於管理也比較安全，但需提早登記預約，取得訂座後，按約定時間開車到達，搭起自帶或租的帳篷，即可開始身心全放鬆的享受。

置身於原野，青蔥翠綠的樹木和草地，夾雜五顏六色的野花映入眼簾，迅即令人心曠神怡。沒有城市的喧囂和塵埃，自己彷彿也變成一草一木，融合到如此幽靜的氛圍，忘卻了一切世俗煩惱。

夜幕降臨，涼風習習。坐在帳篷外，看營地燃起的篝火，伴着歌聲舞影躍動；再仰望天空，那繁星似乎也在呼應閃爍。此刻的天上和人間，如此美妙地聯繫在一起，令人不單感到精神的愉悅，更讓幸福的「風箏」在遼闊的天空自由飛翔。

露營，擁抱大自然，把笑聲匯進山澗潺

潺水流，與清脆或委婉的鳥聲共鳴，無疑給生活帶來樂趣。然而，在城市某些比較偏僻的角落，也有人搭起「帳篷」，但他們不是享受大自然的星空美景，而是為了避風擋雨，抵禦酷熱嚴寒。他們是上無片瓦的露宿者，一年四季在風霜雨雪中掙扎求生。

據有關機構最近發表的報告，加拿大最大的省際經濟體安省有約七萬六千多名無家可歸者。他們有的睡在街頭，有的三五成群，各自用撿來的舊物搭起一個個簡陋的「帳篷」作為棲身之所。這些「居地」，大大小小有近二千個，主要分布在全省各個城市，其中尤以大多倫多最為嚴重。

無家可歸者被壓在社會最底層，有的是長期病患缺乏照顧，有的是貧窮交不起房租，有的是失業找不到工作，無法維持生計……所以，只能如此困頓和無助，缺乏溫

暖 and 快樂，更談不上所謂浪漫。他們奢望著有一張床可以睡一個安穩覺，可天地之大，卻難以容身。

多少年了，加拿大歷屆政府信誓旦旦，要解決露宿者問題，計劃建大批可負擔房屋來應付需求，但往往是雷聲大雨點細，上台前描繪得天花亂墜，上台後有關支援資金卻越來越少。而政府另一招，以治安、衛生和市容為由，強拆露宿者營地，結果只是把他們趕到另一處更偏僻地方。難怪這些年，城市的露宿者越來越多。

假期「露營」與無家「露宿」，一字之差，何止相差萬里。同樣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前者看到一幅神奇的天幕，任幻想插上翅膀在上面翱翔；而後者則感到是一個無底深淵，黑壓壓沉重得令人窒息。

同一片天空下，幾多歡樂幾多悲傷！